



主体功能区战略视角下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 岑迪 龚蔚霞 黄建欣

摘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是新时期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切入点和关键抓手,对助推实现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本研究选取广东省57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从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的视角,揭示了广东省县域主体功能区的重要特征,以及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县域产业发展的情况和问题,并以底线优先、发展赋能、政策叠加的原则和思路,对衔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广东省县城进行了归类,对不同类别县城以产业为牵引推进城镇化的路径提出了具体对策建议,以期为支撑广东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其他省市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战略;县域城镇化;“百千万工程”;产业牵引;分类路径

【中图分类号】F299.27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1.00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引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协调发展;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提出,要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地方响应”(42130712)、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决策咨询研究课题“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促进广东高质量发展”(2022-2211)研究成果。

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这些政策文件的出台,对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学界的研讨,与以往的城镇化理念不同,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强调的是以县城为首的县域建设发展理念、以县城为基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以功能为实的差异化发展路径^[1],已成为当前县域城镇化的重点和关键。

主体功能区是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础差异,因地制宜确定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做出部署,提出要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和推进城镇化”^[2]。近年来,国内关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分区管制政策(含政策文本分析)^[3]、评估调整(浙江省^[4]、陕西

省^[5])、建设用地规模分解^[6]、县域城乡用地效率^[7]等方面。然而,围绕主体功能区战略从省级到县级的传导机制,在战略实施中如何统筹底线管控与发展赋能、避免“一管就死”、调动地方主体的积极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围绕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地方实践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是片段式的规划总结,尚未有相关研究揭示广东省县域主体功能区的特征。

此外,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工业化和城镇化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内对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始于1980年以来对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道路的探索;进入21世纪,辜胜阻等剖析了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主要特征及发展战略^[8-9];有学者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入手开展研究,涉及省域和特定县域不同范围(如山西省^[10]、安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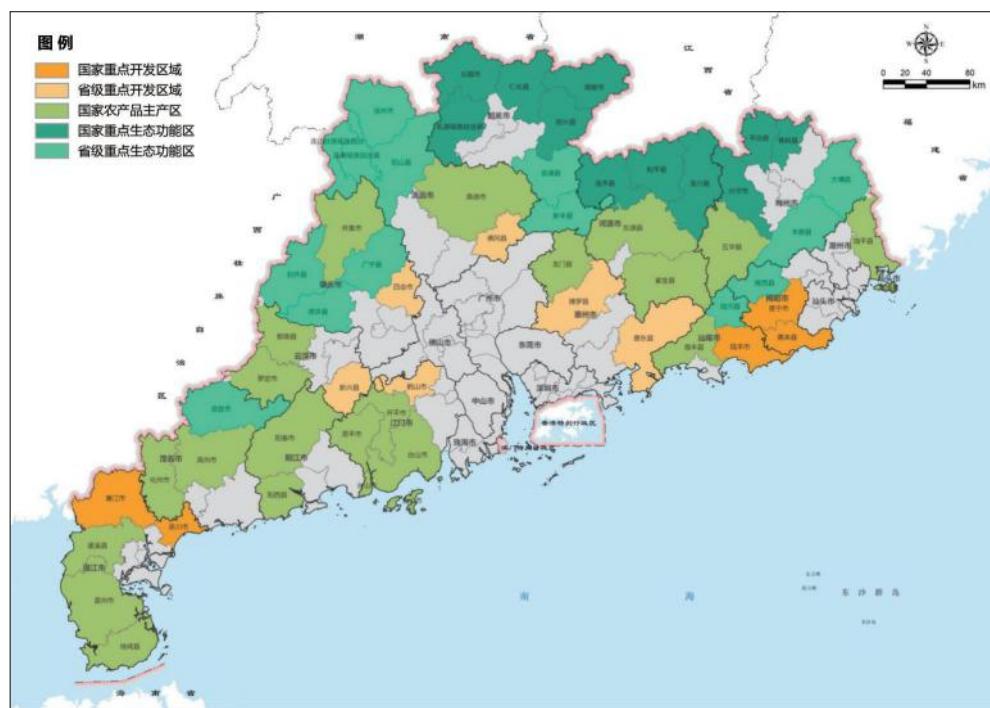


图1 广东省县域主体功能分区

注:本图基于广东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06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省^[11]、天津市^[12]、晋江市^[13]等);也有学者分析县域城镇化与主导产业的关系^[14],认为其互动演进受到区域政策、经济和文化等影响。过往研究主要基于经验判断和定量分析,对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关系开展探讨。但在当前广东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形势下,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县域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路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明晰,特别是以产业为牵引推进县域城镇化分类发展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广东省县域城镇化、 县域产业发展特征和主要问题

目前,广东省辖57个县级市、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县(市)”),面积占比达72.1%。2022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指出,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按照《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广东省域范围主体功能区包括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其中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区域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划定重点开发区11个、重点生态功能区25个、农产品主产区21个。广东省纳入生态、农业主体功能的县(市)数量达80.7%(图1),远高于浙江、江苏、山东等省的同类比例,成为广东县域主体功能区的重要特征,对于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深层次影响。

(一)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情况

1. 全省县域城镇化率偏低,处于加速上升阶段。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2020年广东省县域常住人口为3547.01万人,占比28.15%;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43.53%,远低于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和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水平(分别为74.15%、73.44%、72.17%、63.89%)。此外,县域消费与城市的差距较大,根据《2021广东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全省县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省比重仅为14.1%,上升潜力和可释放空间巨大。

2. 县域人口流动呈“外散内聚”态势。一方面,全省县域劳动力“外散”珠三角地区。根据“七普”和“六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广东县域常住人口较2010年减少95.35万人,对比2020年的户籍人口,县域人口整体净流出109.46万人,“外散”态势明显。粤东西北地区县域劳动力普遍外流至珠三角城区,如惠来、翁源和雷州等县(市),辖区1/3左右劳动力迁移至珠三角城市,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全省有39个县(市)人口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仅鹤山、新会、博罗、惠东、开平和恩平等珠三角地区县(市)人口为净流入。另一方面,全省县域人口正加速向县城“内聚”。2020年广东省县域城镇人口为1543.93万人,较2010年增加约190.26万人,提升约6.36个百分点。其中,2020年县城常住人口为1120.55万人,较2010年增加约168.61万人,反映出县城对人口具有较强的集聚吸引力。县域内的就地城镇化促使人口尤其是劳动力人口主要向县城集聚,以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根据“七普”和“六普”数据,近十年县城人口所占比重上升11.05个百分点,中心镇人口比重下降4.47个百分点,一般镇人口占比下降5.6个百分点。

(二)广东省县域产业发展特征和问题

1. 县域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但第二产业比重持续下降。根据2011—2021年的广东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全省县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63.81亿元,2011—2014年间以每年千亿元的速度扩大,2016年破万亿元大关,2020年达1.39

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2.52%,较2010年增加约0.8万亿元,增幅达140%;县域三次产业结构由2010年的22.6:42:35.4发展至2020年的22.0:30.8:47.2,为“三二一”结构。从产业结构的发展特征来看,第一产业比重持续调整,但维持在20%左右的相对稳定水平;第二产业比重从2010年的42.4%下降至2020年的30.8%,10年间下降11.6个百分点,收缩明显;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攀升,10年间上升11.2个百分点,其中商贸服务业发展迅速,2020年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超750.6亿元,位列全国首位。

与此同时,县域经济出现增速放缓的趋势。2010年后,县域GDP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图2)。至2020年,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91万元,仅相当于全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44.3%,反映出县域经济内生动能不足的问题,面临“失速”的风险。

2. 县域工业规模偏小、层次不高,全省产业“一盘棋”局面尚未形成。广东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份额偏低,根据《2021广东统计年鉴》数据,2020年县域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全省比重仅

约7.3%,较2016年下跌近5个百分点。2021年,位居广东县(市)经济总量和竞争力首位的博罗县规模以上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308.6亿元,与江苏省昆山市(10284.5亿元)、陕西省神木市(3302.6亿元)等其他省份同类县(市)差距较大^①。县域工业发展层次不高、头部企业牵引力不足,如开平市的水暖卫浴作为特色支柱产业,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存在企业规模偏小、盈利能力较弱、经营管理注重短期利益等问题,而且头部企业匮乏,年产值10亿元以上企业仅1家。

同时,位于珠三角外围地区、粤东西北的县(市)与珠三角核心区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产业梯度协同,全省产业“一盘棋”局面未能充分形成。县域工业大多依靠产业转移和乡贤投资,以资源密集型为主,产业链水平较低;县区间的高端产业要素有效流动不足、协同联动不够紧密,发展水平不平衡。如仁化县是著名的“中国锌都”,县内有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基地(凡口铅锌矿),目前主要以开采、冶炼、回收为主,位于价值链的末端。此外,部分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建设不足,附加值未能充分显现。如吴川市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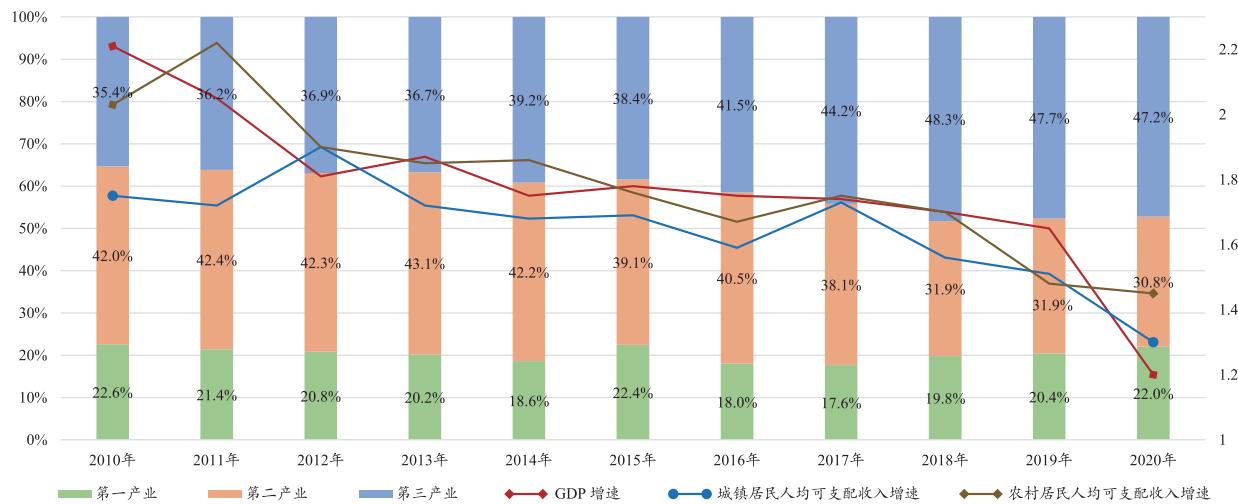


图2 2010—2020年县域产业结构和GDP增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关系

有“塑料鞋之都”的美誉,但长期以来其制鞋(服装)以贴牌为主,产品溢价不高,缺少在全国叫得响的知名品牌,未能走上“高端市场”。

3.生态、农业主体功能县(市)推进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制约因素。近年来,广东部分生态、农业主体功能县(市)积极承接大产业、大项目,带动产业发展。根据实地调研,作为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陆河县,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良性运行的前提下,大力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型建筑装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和特色产业,打造

“万亩千亿”^②大平台,其中比亚迪汽车(陆河)项目已落户投产(图3)。作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的怀集县,依托广佛肇(怀集)经济合作区,引进工业项目160个,已投产企业10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22家、规模以上企业34家(图4)。

从政策层面看,为配合《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广东省级层面先后出台《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2014年本)》《广东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本)》等产业配套政策,实施以主体功能区战略



图3 陆河县产业转移工业园及比亚迪汽车(陆河)工厂实景



图4 广佛肇(怀集)经济合作区(B区)及精机制造工厂实景

图片来源:笔者拍摄

为刚性遵循的分类差异化产业管理制度。因此,在占广东绝大部分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县(市)中,有一些县(市)由于在产业准入和要素保障等方面存在限制,推进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制约。例如,蕉岭县因属生态主体功能区导致能耗总量指标短缺,影响了作为传统支柱的资源型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主体功能区战略下 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分类发展路径

(一) 衔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广东省县域归类

作为典型的空间政策分区,主体功能区既是功能分区,也是政策分区,提供了一种适应广东省国土空间治理的具有应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综合区划方式,并与县域的行政空间单元一致,对县域城镇化起到重要的管控和引导作用。然而,当前主体功能区政策在县域实践应用方面的适应性、协同性还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一些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县(市)产业准入带来一定制约,以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引导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仍有较大的深化空间。

按照《意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要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域发展方向,并划分了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人口流失县城五大类。本研究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衔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广东省县城按照以下原则和思路进行归类。首先,坚持底线优先原则。优先传导落实县域底线管控类的主体功能定位,统筹国土、海洋、林草等政策,提升刚性保护政策的精准度,引导空间资源和支撑要素的有效配置,更好地发挥战略性支撑

和底线保护作用。其次,强化发展赋能作用。加大发改、工信、科技等部门的政策支持力度,立足各县域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适宜产业方向,做大做强特色优势集群;重点围绕生态、农业主体功能县(市)以及位于珠三角、沿海经济带外围地带的县(市),在底线严控的前提下增强提升产业准入的“颗粒度”,多措并举推动区域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和城乡融合发展。再次,发挥政策叠加优势。在推进县域城镇化中避免主体功能区战略“非此即彼”的单一化定位方式,更加注重定位叠加的政策效用,增强政策的兼容性。一是充分发挥大城市周边县城/专业功能县城、专业功能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的“发展叠加”政策效能,注重政策、项目和资金使用方面叠加效用,避免浪费和重复建设;二是注重专业功能县城/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的“发展+保护”政策平衡,推进协同发力,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优选适宜产业,优化产业发展反哺生态保护的协同机制;三是对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又是人口流失县城,顺应人口流动规律,做好生态、农业方面的“集约化管束”,探索资源指标的弹性、最优配置。

遵循以上原则和思路,结合《意见》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23年9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措施》要求,对广东省县城进行具体归类如下(图5、表1):一是优先落实生态、农业的底线管控要求,划定21个农产品主产区县城、25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二是在重点开发区域的11个县(市)中,根据其所在的都市圈及与大城市的区位关系,将其中10个划入大城市周边县城;三是结合地方特色和专业特长,将6个重点开发区域、5个农产品主产区、2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共13个县(市)划为专业功



区域与城镇化

主体功能区战略视角下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能县城；四是根据县城人口近十年的变化情况，参考相关研究以人口流失为量化指标判断城镇收缩的结论^[15]，将县城人口流失比例大于10%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的4个县（市）划为人口流失县城^③。

（二）以产业牵引的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分类发展路径

产业是县域城镇化发展的根基。推进县域城镇化，需要统筹产业的牵引能力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通过“一县一策”科学把握功能定位，分类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从而突出特色、实现错位发展。针对广东省县城归类情况和县域城镇化发展目标，本研究尝试对不同类别县城以产业为牵引推进县域城镇化的分类路径提出如下

建议（表2）：

1. 大城市周边县城。聚焦建设深度融入都市圈的卫星县城群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应以“强融合、补链条”为重点。一是发挥县城劳动力、地价等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资源和要素转移，打造支撑型产业园区，实现互利共赢发展。二是推动县域产业选择与大城市功能互补、错位分工，深化“总部+基地”“研发+制造”等合作模式，建立梯度有序的区域产业梯度、创新链条。三是融入国家、省级大型产业集聚区建设，提升地均产出和平台能级，建成“万亩千亿”大平台。县域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创新合作体制机制，打造互联直通的“交通圈”、宜居优质的“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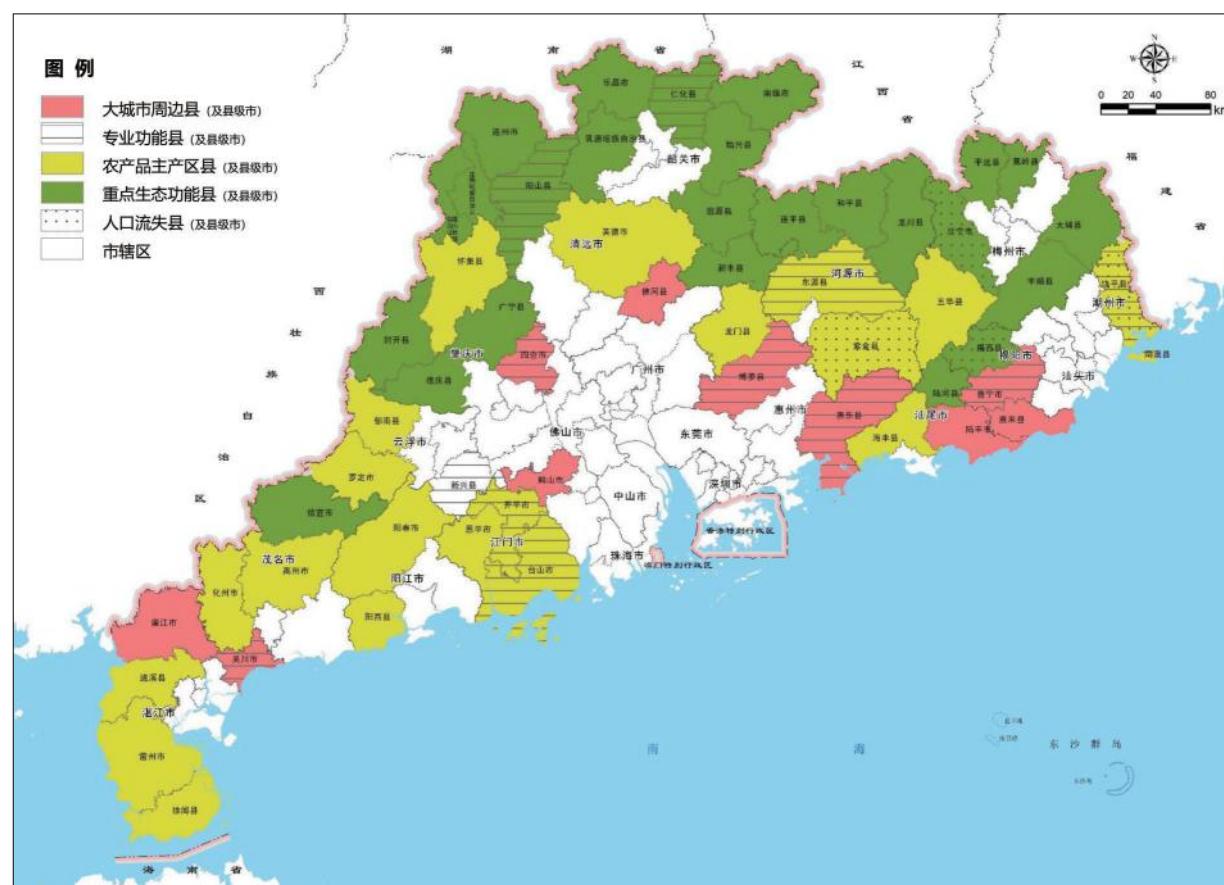


图5 广东省县城分类图

注：本图基于广东省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064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表1 广东省县城分类情况一览表

县城分类	所处地区	县(市)
大城市周边县城 (10个)	珠三角地区(4个)	博罗县、惠东县、鹤山市、四会市
	粤东地区(3个)	陆丰市、普宁市、惠来县
	粤西地区(2个)	廉江市、吴川市
	粤北地区(1个)	佛冈县
专业功能县城 (13个)	珠三角地区(5个)	博罗县、惠东县、台山市、开平市、四会市
	粤东地区(3个)	南澳县、饶平县、普宁市
	粤西地区(2个)	吴川市
	粤北地区(3个)	仁化县、东源县、阳山县、新兴县
农产品主产区县城 (21个)	珠三角地区(5个)	龙门县、台山市、开平市、恩平市、怀集县
	粤东地区(3个)	南澳县、海丰县、饶平县
	粤西地区(7个)	阳春市、阳西县、雷州市、遂溪县、徐闻县、高州市、化州市
	粤北地区(6个)	五华县、东源县、紫金县、英德市、罗定市、郁南县
重点生态功能区 县城(25个)	珠三角地区(3个)	广宁县、封开县、德庆县
	粤东地区(2个)	陆河县、揭西县
	粤西地区(1个)	信宜市
	粤北地区(19个)	乐昌市、南雄市、始兴县、仁化县、翁源县、新丰县、乳源县、兴宁市、大埔县、丰顺县、平远县、蕉岭县、龙川县、连平县、和平县、连州市、阳山县、连山县、连南县
人口流失县城 (4个)	粤东地区(2个)	饶平县、揭西县
	粤北地区(2个)	兴宁市、紫金县

活圈”、深度融合的“服务圈”，深度融入“一群五圈”^④发展。

2. 专业功能县城。围绕构建具有重大区域影响力的专业功能强县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应着力“重特色、强引领”。一是充分把握县域产业定位、专业特色，塑造“一县一品”或“一县多品”产业名片，建成百千亿级产业集群。二是聚焦核心部类、关键环节和主体部分，打造区域引领型产业园区，带动周边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强链补链”。三是升级完善产业平台产服设施，重点支持“四上”企业^⑤和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发展，强化引领力和影响力。县域城镇化的重点在于拓展城镇空间发展框架、升级城镇功能，构建职住平衡的融合发展格局；通过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提档升级，增加高水平高质量的学位、医疗等服务供给，吸引人才、资金和技术等

要素集聚，提升发展能级。

3. 农产品主产区县城。着眼建成稳产保供的现代农业和产业融合发展县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应注重“工农互促、多元拓展”。一是以农促产，立足本地农业和农产品（“三品一标”^⑥）等优势，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⑦为抓手，重点发展农食精深加工和“预制菜”产业。二是以工振农，发展专用装备、零部件制造和维修保养产业，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三是围绕现代农业“延链扩链”，建成多元支柱体系和多个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拓展产业链宽度和深度。县域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公共服务和市政设施补短板强弱项，有序承接乡镇人口转移，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顺应农村转移人口就业半径扩大的新趋势，满足县城就业、农村居住，或乡村工作、县城居住的新需求。

表2 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分类发展路径一览表

	大城市周边县城	专业功能县城	农产品主产区县城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	人口流失县城
发展目标	深度融入都市圈的卫星县城群(支撑型产业园区,融入“万亩千亿”大平台)	具有重大区域影响力的专业功能强县(区域引领型产业园区)	稳产保供的现代农业和产业融合发展县城(现代农业延链扩链的多元产业平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县城(生态价值实现的产业优聚平台)	富有活力、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县城(高效适配的产业发展平台)
产业牵引	共赢融合 梯度错位 融合扩能	专业突出 引领举链 提质升级	以农促产 以工振农 多元拓展	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 适度集聚	盘活转型 资源整合 专精高效
城镇化路径	互通直通“交通圈” 共享优质“生活圈” 深度融合“服务圈”	产城融合 高端聚能	提质升级,增强承载 城乡融合,以城带乡	精准配置 灵活供给	
模式示意					

4. 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城。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县城可持续发展目标,产业发展应着重把握“适宜方向、适度集聚”。一是产业生态化。优化产业准入标准,推进“两高一低”^⑧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结合产业新发展趋势,优选面向未来的适宜产业和清洁能源。二是生态产业化。结合生态资源优势,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借鉴瑞士相关经验发展相适宜的“精细工业”,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三是适度集聚。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优化园区选址,推进产业适度规模集群集聚发展,实现低冲击开发、筑牢生态屏障。县域城镇化的重点与农产品主产区县城一致,主要在于提质升级、增强承载能力,以城带乡、推动城乡融合。

5. 人口流失县城。面向富有活力、集约高效的现代化县城发展目标,产业发展的重点应是“盘活整合、专精高效”。一是推进产业衰退地区转型升级,盘活低效产能和没落行业,培育接续产业,扭转行业萎缩困境,引导人口人才回

流。二是引导资源枯竭地区、生态严重退化地区,探索特色转型之路,促进资源指标向优势地区转移集中,实现区域最优配置。三是产业培育不求大求全、盲目高端化,而是打造特色高效、规模适配、精而专的产业集群。县域城镇化的重点在于盘活存量用地资源,促进人口和公共服务资源适度集中,实现城镇化资源的精准配置;依据人口流动规律,创新基础设施弹性配备,推进设施和服务有效高效供给。

结语

随着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深入实施,广东省生态、农业主功能县(市)占比高的独特格局对推进产业发展和县域城镇化的“隐性”约束作用逐渐显化。本研究基于主体功能区战略视角,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就广东省推进县域城镇化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重点和城镇化分类路径等建议,如深化主体功能区战略“非此



即彼”的单一化定位方式,兼顾“发展+保护”的政策平衡,并深入实施“扩权强县”和“强县扩权”改革,推进“放活”权限、“盘活”资源、“激活”要素,扩大县域发展自主权、增强县域经济活力和实力,以期为支撑广东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国家和其他省市制定相关政策和深化完善主体功能区制度提供有益参考。后续研究将进一步针对典型案例和关键问题开展实证分析,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实操性和可推广性。

参考文献:

- [1] 黄建洪:《新形势下县域城镇化的风险治理》[DB/OL], 2022年11月23日,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11/t20221123_5566068.shtml, 访问日期:2024年1月16日。
- [2] 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A], 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 第600页。
- [3] 王伟、李牧耘、魏运喆、许顺才:《政策链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配套政策设计与创新思考——基于既有主体功能区政策文本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7期,第40-48页。
- [4] 王维维、孙宇婷、吕冬敏:《对主体功能区评估调整方法的探讨——基于比较优势的识别》[J],《浙江国土资源》2022年第6期,第32-34页。
- [5] 李炬霖、杨华、高旭鹏、任婉颖、姜小雨、李同昇:《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省级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423-432页。
- [6] 周艺霖、史京文、沈明、陈玲、谭红日:《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分解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自然资源情报》2022年第7期,第53-60页。
- [7] 刘秋蓉、曹广忠:《县域城乡建设用地效率及其与区域主体功能的空间关系》[J],《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9期,第80-87页。
- [8] 辜胜阻、易善策、郑凌云:《基于农民工特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J],《人口研究》2006年第5期,第1-8页。
- [9] 辜胜阻、郑超、方浪:《京津冀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J],《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4期,第5-8页。
- [10] 陈志华:《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的对策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经济问题》2016年第9期,第120-125页。
- [11] 孙银:《安徽工业化、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02-106页。
- [12] 李文忠、史津、游斌:《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动态效应关系研究——以天津为例》[J],《城市观察》2014年第2期,第148-158页。
- [13] 伍长南:《“晋江经验”: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探索》[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0期,第132-140页。
- [14] 常吉然:《县域主导产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的实证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22年第10期,第9-14页。
- [15] 李邮、杜志威、李先锋:《珠江三角洲城镇收缩的空间分布与机制》[J],《现代城市研究》2015年第9期,第36-43页。

注释:

- ①数据来自博罗县委十四届三次全会《坚定保持“三个环境”乘势而上提升博罗县域综合竞争力报告》(2022年2月)以及《2021年昆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神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②“万亩千亿”是指面向重量级未来产业、具有万亩空间左右、千亿以上产出的产业平台。
- ③根据“六普”“七普”常住人口数据,人口流失县城主要基于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划分:一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分类要求,基于收缩城市人口流失的划分标准(人口流失数量占总人口至少10%或年均人口流失率大于1%,详见参考文献[16]),将饶平县、揭西县、兴宁市、



区域与城镇化

主体功能区战略视角下广东省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紫金县划为人口流失县。二是综合考量县(市)资源本底情况对经济发展和人口要素的影响,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其将韶关市认定为资源衰退型城市,但从县城常住人口的年均人口变化情况和人口变化数量占县城总人口比例来看,韶关市管辖的7个县(市)的县城常住人口均呈增长状态,均不属于人口流失县。三是根据最新的广东省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地区)划分标准,将韶关市、云浮市、清远市、梅州市、阳江市阳春市列为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地区),按照收缩城市人口流失的划分标准,以上4个地级市和1个县级市所包含的县城(市区)仅有兴宁市为人口流失县(市)。本研究按照第一种情况进行划分。

④“一群五圈”指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以及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

⑤“四上”企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企业等这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统称。

⑥“三品一标”是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

⑦“粮头食尾”是指粮食生产在前端,农产品消费在尾端,着力衔接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农头工尾”是指农业产业在前端,工业产业在尾端,两者通过产业融合共同推动发展。

⑧“两高一低”是指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

作者简介:岑迪,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龚蔚霞(通讯作者),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黄建欣,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助理工程师。

责任编辑:李 钧